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每个男人内心，
都有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梦，
一个仗剑天涯的侠客梦，
一个放逐的悲怆，
远行的勇决和惆怅……

每一个男人都有

骑士梦

Mei Yi
Ge Nan Ren
Dou You Qi Shi
Meng

杨献平一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每一个男人内心，
都有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梦，
一个仗剑天涯的侠客梦，
一种放逐的悲怆、
远行的勇决和惆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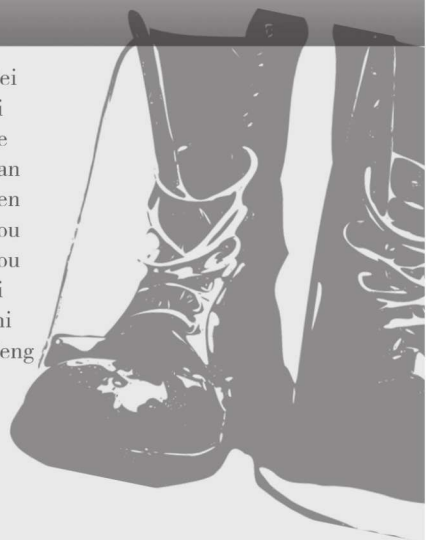
每一个男人都有

骑士梦

Mei
Yi
Ge
Nan
Ren
Dou
You
Qi
Shi
Meng

杨献平一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每一个男人都有骑士梦 / 杨献平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1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ISBN 978-7-201-09957-6

I. ①每…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769 号

每一个男人都有骑士梦

MEIYIGE NANREN DOU YOU QISHIMENG

杨献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6 开本 13 印张

字 数：173 千字

定 价：25.00 元

散文的内视和敞开，自由和限度

关于散文，我的基本看法是，它就是自由的文体，一切皆可以不受限制，所有的限制都将是对它的戕害。中国是散文大国，创作散文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经验积淀，如先秦诸子、《史记》和明清小品，尤其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李长之先生说：“单即文章论，他也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具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已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淡无光了。”（《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我以为，这段话不是夸张，而是贴合实际，是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做的深刻解读和评述。

多年前，应一家出版公司所约，写有关匈奴历史的书籍。他们认为，我在西北匈奴故地多年，起码在场域和心境上有些体验。因此，我开始对《史记》进行了一次较为细致的阅读。我发现，司马迁的书写是建立在一种人性和人心之上的写作，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和民族的，甚至行业的和文艺的，他都是用一种客观而平视的角度去记录，把个人情感压在诸多的事件之下，在宏大的叙述背后，以闲笔和小调，书写某个人在某些时候的现实细微表现。

把握细节是叙事作品中唯一有效调动和激发读者，使得个人的文字书写活色生香，令人心有所动、找到共鸣点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写作者形成明显区别的唯一途径。细节即生活，细节更见功力和性情、天赋与本色，细节角度的选择也决定一个写作者的胸襟和素质。《匈奴列传》是我读得最多的一篇文章。七八千字的文章，书写一个民族的由来盛衰，还对匈奴与东胡、月氏、丁零、楼烦、白羊、西汉等国家民族的外交、战争、和亲以及他们民族的流变、风俗习性等方面做了呈现，其文风简约丰沛，自由严谨，姿态又是那么从容自如，如流沙泻地，果真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真是令人敬仰爱戴的伟大史学家。《史记》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相比毫不逊色。

《史记》不仅成为史传的典范，也应当是散文书写的一个参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散文不应当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样子，叙述、表现和阐发，这种单一的形式是对散文本身的一种阉割和戕害。在各个文体当中，散文一方面最能张扬性情，放纵胸襟；另一方面，也最能体现个人素质与时代本质特征。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散文狭义化、单向化了，把散文当成了自家院子里放养的牲畜，或者干脆就是宠物、书房里的花草、书画。使得散文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豢养了，成为自我的一种消遣、把玩和宣泄，甚至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字工具，成为在自家花园跑马冲锋的私人牧场。

散文起码要像鸽子，放出去，任它飞，还可以收回；也更像鹰隼，干脆把它们放飞到天空。从《史记》中，我获得的启发是散文就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甚至奇怪的文体，就应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一种文字呈现。就我本人而言，1994年写诗，到1997年，左顾右盼了一阵后，判定其他诗人们无论在思维、表现形式，还是诗歌创新上，远远把我甩在了后面。我感到沮丧。也知道，单以诗歌论，我是写不过他们的。再者，我还发现，很多东西是诗歌承载不了的。诗歌以暧昧的态度出现，以单一的形式、类似智力游戏、语言的奇特组合来表达，总体上是隐晦的。尽管很多人以白话口水入诗，用语言和语言拼接产生的奇妙效果来打动

人。但诗歌却不能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姿态，诗歌体现的是一个写作者内宇宙的喧哗与冷峻，也体现外物与精神的某种斑驳光亮。而散文，可能是最直接的一种文体，散文可以带我们进入一种个性鲜明甚至通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诗性的、繁复的，但更重要的是宏阔的、自在的和自由的。

从写散文开始，我就觉得，散文应当是无所不包的，就像我曾经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看起来荒凉凄怆，天地无物，一无遮挡，可一旦进入，你会发现，其实沙漠也是极端繁华，表面的平静僵化甚至残酷，可一旦静下来，一旦感受到了，沙漠则更像一个铁马金戈、旌旗漫卷的沙场，也像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喧嚣山野，更像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内心宫殿，以及灵魂深处风情万种的海市蜃楼。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时常为表象所迷惑，在表象上付出很多，从不肯脚踏实地、身心践行；喜欢外在的肯定，而忽略内在的反复无常。

文学也肯定会深受世风民情的影响。一些人的写作是向内的，写内心和精神中的红花绿叶，阴影秘密；一开始叫人耳目一新。这些写作者，大抵被称为“新散文写作”。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忽视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等小说大家对这一文体开拓之功是不科学的。正是这些人，使得散文从80年代以来，渐渐有了新异的气象和品质，摆脱了模式化写作。这一点，我无数次说过，目的只有一个，文学更需要公正心和客观思想，人为地割裂显得小家子气，又让人觉得有私心。还有一些作者，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登山临水，儿女情长，家国情怀，顾影自怜，家长里短；还有一些，既注重对内宇宙的探视和检点，也能与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联系起来。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散文批评当中这样说：写作就是掠地飞行，既要有尘埃也要有天庭。再者，不论哪类文体，一定要妖和妖娆、妖媚起来，枯燥的和一本正经的文章是令人乏味的。装作教育家的文章也叫人讨厌。文章，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姿态和精神密码，就是一个人丰饶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灵魂当中的秘密展现。

记得2000年左右，很多写散文的都在极力回避情绪化的书写，倡导一种安静的、理性的写作方式和策略；这基本成为共识和潮流。可在

2006年或者2007年左右，情绪化的散文书写卷土重来，以喊疼为主要特点。很多人在渲染痛感。我则不以为然。这种反复从一个微小的方面证实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还没有改变单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看起来中庸，实际上泾渭分明。由此，我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凡是从西方学习或者干脆模仿的作品，都能很快红起来；坚持自己的书写道路，往往沉寂无声。有句诗说：“每个人面前都敞开着一一条道路，而灵魂，决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从不愿跟风的人，也是一个绝不模仿的人，自己的路，只要不断地有效省察自己的写作，进而觉悟和校正，我觉得就应当这样走下去，而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据我观察，现在的散文写作，大致有几个方向或者说取向。一是历史写作。历史写作大抵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复述或许能看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但历史写作事实上也是一种逃避。二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是一个美好称谓，但不构成概念，也没有实际操作性。很多人认为，自然写作就是以我之心观物，将物反应给我的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似乎是简单的，有些甚至排除了人。岂不知，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自然也都是人的自然。三是乡村写作。乡村现在已经变得荒芜和空虚，乡村的美好年代即将成为过去。进城和被城镇化是当下乡村的主题命运。上一次回南太行老家，看到几近废墟的老村，忽然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掘根运动”。城镇化从本质上又是一次解决和消除乡村文化和精神传统之根的行为。我们面临的又是一场文化的、精神的断裂。散文还在表现乡村之田园风光，古朴诗意，我觉得那是有违常识的行为。四是消闲写作。这类主要以时尚生活、坊间流转、书籍碟片、消费娱乐等为主。五是虚构性的偏执型写作。主要对某一过往名人爱情、生活遭际等为主，以片面的眼光，突出主题式的写作为代表。六是行走大地的文章。这类比重很多，而且是目前唯一可与畅销书相抗衡的一类题材。但能够把一片地域及其人群生存真实状态、文化本性透彻发现的极其少。

而更严重的，一是刻意回避、规避自身的丑、恶、自私、贪欲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我们的散文总是向外的，或者外向的。以书写他者为根本或永恒形式，以表现某种状态和现实遭际为主，写到自己，不是忧伤，就是感动；不是快乐，就是担忧；不是心怀众生，就是悲悯万物。极少有人真实、深刻、大胆暴露自己的内心及灵魂深处那些负面影像和隐秘欲望，导致散文在人性人心的表现和开掘上是无效的，更是无力的。我们都喜欢把一个美好的，富有同情心和美的自己用文字加以展现，忽视内在的脏。岂不知，那也是人的天性，是每个人每天都发生的心理活动。这方面，亨利·米勒《巨大的子宫》、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卢梭的《忏悔录》我觉得是很好的样本。二是自我局限。散文作者更应当是大地及其所有信息的采集者，是人和某一地域人群的具体洞察者。我们都在专注于自己的某一种写作题材，很少去尝试陌生的领域。要不转向历史文化名人等典籍生发，要不向消闲写作靠拢。近年来，有些作家做了一些贴近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特别是展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事情。但目前来看，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以某种片面的方式去关照，采取学术的方式书写，是远远不够，甚至失之于偏颇。我觉得，对大地人群及其现实变迁，以本真的方式去书写，不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发现和表达，可能更接近本质。三是格局小，思想委顿。思想深度、高度决定写作者气象格局。散文必然要有思想。如历史散文写作，你的历史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首要条件。散文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表现方式上，也体现在语言的叙述策略上。我觉得，法国著名修女西蒙娜·薇依的《蒙娜·薇依早期作品选》《重负与神恩》，包括特丽莎修女的日记以及R.尼布尔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等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有所助益。

这几年很难看到令人为之心动的散文作品。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东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是操作的人存在问题。散文也是如此。一是过分受制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认为散文就是那样的，不可更改，使得自己的散文写作变成了模式化的程序套用；二是作者自身存在认知误区，

认为以散文方式书写的事物都应当是通透的，是赋予事物美感、展现作者性情的，总是以人的方式去打量笔下的事物，主观凌驾意识严重。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人过分介入，甚至漠视事物本身的特质，也是一种有违常识的行为。三是思想认知上的匮乏。就文论文是批评之道，可是作为写作者，认知上的浅薄、片面、偏激一定会使得作品面目僵硬，缺乏灵性，向度单一，单薄浅见。四是要警惕惯性写作。我觉得，不断变换策略和方式，不仅体现作者的文体能力，也会使得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进行有效地规避和校正。五是缺乏自我内窥与敞开的勇气和信心。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应当好好思考，也应当是散文的目前的出路之一。六是自我割裂。将自己和笔下事物割裂开，不切己，两张皮。这个问题不仅写作之初有，写得久了，也会有，也需要警惕。

如何有效地面对和审视内在的自己，如何更犀利而精确地研判外部世界，如何将这种内视和收拢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加以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散文的突破和困境所在。困境是，我们总是在“一致对外”，外物外情外事外思之多，可谓散文自古以来的一种模式。可是，在这样一个嘈杂、喧嚣、快速形成又快速扬弃的时代，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人在其中的被裹挟程度，尤其是每个人对这个时代的切实体验，我相信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从这个层面说，困境也是突破。散文被称之为最直接的文体，也是速度最快的文体，那么，散文书写就有责任去面对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还觉得，以个人方式介入时代现场，或者说，能够有效地把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种种痕迹，深刻而独到地发现并书写出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或者实践一种“此时我在”的文学现场感，先前提出并在散文界有一定影响的“原生态散文”理念也包含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唯有写出一个时代的种种特征、本质，以及时代之中的个体命运遭际和精神困境，才是获得流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以本我、悲悯、深切、深思、自由和精锐、系统的方式去实践“一个时代之下的众生和个人画像工程”，似乎是一个富有挑战力和创新力的出发原点。



第一辑·内心的阔大天空

- 002 “莹莹，我听你的”
006 你的内心有一片阔大的天空与亮光
010 最单薄的最凝重
013 向着川藏高地
016 “是，我的好兄弟”
019 面对年龄我满目虚空
022 每一个男人的骑士梦
027 消逝是另一种传续
030 短暂北京和乡村时间
033 一篇不愿署名的文章
036 热闹的安静

第二辑·生死川藏线

- 040 三尺望夫桥，千里川藏线
046 庞阔印象和他的故事
056 赵红梅和李高唐的爱情故事
062 邦达兵站往事、新柳树和温室
067 宋宗清的柔软一面
073 生命最可珍视，情谊最暖人心
079 喜忧米应聪，谨慎徐延明
086 一个干部和三个战士的故事

第三辑·世事未尽，我已苍老

- 096 世事未尽，我已苍老
099 月光照彻



- 102 散步的傍晚
- 106 我在周庄的夜晚
- 111 庸常的周末早晨
- 115 忧郁
- 117 莫高窟：瑰丽的暗损
- 120 铁匠的末路
- 126 盲者的心性
- 131 书是这世界的雄心和梦想
- 135 记叙三个人

第四辑·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 146 我的十四个美好片断
- 158 暗恋李清照
- 163 我爱过的乡村女子柳如燕
- 167 我的物质生活
- 170 幼年的弹弓
- 173 春姑姑，小拨浪鼓
- 177 摘榆钱儿
- 180 一个人的正午
- 183 羊儿们上山
- 187 蝎子的叫喊
- 191 我们的新居
- 194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第一辑 · 内心的阔大天空

转眼就是两年多，张莹莹一直和我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话友”关系。这在荒凉的大漠军营，显然是一种内心的慰藉。可张莹莹对我来说，总有些清晰且又模糊的感觉，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情感。深秋的北风和寒冷的夜晚，落叶和灰尘好像在加速人的伤感。因为，又一次的老兵退伍渐行渐近。张莹莹也要走了。几次电话，我都用叹息和欲言又止向她表示了内心的某种不舍得和不安。张莹莹好像也听出来些什么。



“莹莹，我听你的”

周一早上，上班号刚吹响，我就骑着自行车，背上二十多斤的索尼摄像机，狼一样穿过营区马路，奔到通信楼下。到二楼，一个中尉看到我，急忙迎过来，旋即又朝走廊各个敞开的房间喊了一声说：“摄像的杨干事来了，各班准备好！”他那声音在走廊上一阵轰响。我笑笑，正在走，看到几个黑色的头颅和白色的面孔，斜着从房间探出，两秒钟后又撤回。我的心猛然奔跳起来。我知道，那是一些女战士，准确说是女通信兵。我恍惚记得，很多人通过总机和查号台转接或问询时，那一种脆脆的、甜甜的，还带有某种温和与谦恭气息的声音，多次让我心神恍惚，意识丧失。

沙漠天似穹庐，沙海浩瀚。部队的主基调是雄性、阳刚，如风中岩石，火焰之铁。女人少，十八九岁的女子更是像大海捞针或者蜻蜓点水。很多时候，我们在沙漠内外奔走，在机场、塔台、阵地、营房里盘桓，听觉被风声和飞机声轰鸣。我一直记得，新兵下连那天，正是四月末，出了教导队大门，迎面就劈来一阵蜜香。转过几幢营房，在一栋修建于50年代末期的苏式楼房安顿下来以后，就是傍晚了。我正在收拾床铺，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响亮而清澈的女声，喊着口号，从远处飘来。

我们宿舍楼后面，就是通信营。偌大的沙漠军营当中，其他单位也有女

干部，可与女性最集中的通信营相比，就好像是戈壁滩上的骆驼草，稀疏得让人心疼。尽管近水楼台，但与女战士正面接触，还是我调到宣传科工作以后。因为深居大漠，孤岛一样与外界隔绝。领导们决定办一个电视台，一方面负责闭路电视维护和保障，一方面以编辑电视新闻的形式，上情下达，宣扬典型。我有幸参与这一工作。接到通知，就得飞身上自行车，要是距离远一点的话，还会动用车辆。

通信大楼位于基地机关办公楼后面，一栋四层高的白色建筑，在众多楼房之间毫不出众。可每个男军人都知道，那是我们双脚的禁地，内心里撕扯不尽的奇思怪想与梦中的海市蜃楼。我以摄像和做新闻报道的借口进入，显然名正言顺。第一次去，拍摄女战士在工作岗位的表现。拍摄开始，有的女战士比我还面红耳赤，腼腆娇羞。还有的，一直背着身，捂着嘴巴笑。她们的样子，让我想起高中时候一群女生和男生春游的情景，始终有一些东西在内心翻涌，激动、神往、旖旎的想象使得肢体失控。我趁机拍了很长时间，几乎为每个女战士都拍了十多秒钟的特写。

从通信楼出来，骑在自行车上，觉得自己似乎一张被火焰烘干了的绿叶，双脚有些发软发飘。好在这种感觉在回到单位就被各种忙碌消解了。再过些时候，我打电话给 113 或 114，询问几个基层单位领导的电话。我刚一出口，一个女声就清晰、甜美地报了上来。我愣了一下，刚要放电话，那个女声又说，您是不是宣传科杨干事？我想也没想，下意识地应了一句“是”。她轻笑一声说：“上次的那个新闻我看了，把我拍得比真人漂亮多了！”我也笑了一下说：“你本来就很漂亮的！”这本是一句礼貌性的话，却没想到，话音刚落，那女声迅速反问道：“您知道我是哪一个女兵吗？尊敬的杨干事！”

这使我始料不及，当即脸红了好一阵子。放下电话，兀自有些不安起来。赞美要有真实的对象，否则就是一种敷衍。此后几个月，不断因为工作而询问和求助于 114 和 113。我也知道，听话辨人是通信兵的基本功之一。我面对



她们说过话，她们以职业本能，会迅速记住我的声音。有几次，我竟然在不同电话中与“她”相遇，有时候问了即挂掉，有时候多说几句。后来她主动告诉我，说她叫张莹莹，湖北黄冈人。还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大抵是对我编辑制作的某个电视新闻的个人看法。有几次，她还主动打电话到我宿舍，欲言又止地说一些话。

时间久了，心里就有了异样的感觉。但我还是不知道张莹莹是哪一个。有几次，我看到她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通信楼往宿舍走。我推着自行车，像首长阅兵一样逐一看那么多的俏美脸庞。走过后，我才想到，刚才一个个子高挑、圆脸、大眼睛的女兵看我的眼睛好像多了一些什么。晚上，我正在写新闻稿件，电话响，是张莹莹。一开口，她就问我看到她了没？我支吾了一下。她又笑着说，说我看她们的样子，好像基地首长检阅，而且还像……我明白她的意思，不仅尴尬了一阵子，心想，这女兵的眼光足够犀利了，也觉得，一个人心里有一些不美甚至邪念也符合人性。趁她说话的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她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转眼就是两年多，张莹莹一直和我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话友”关系。这在荒凉的大漠军营，显然是一种内心的慰藉。可张莹莹对我来说，总有些清晰且又模糊的感觉，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情感。深秋的北风和寒冷的夜晚，落叶和灰尘好像在加速人的伤感。因为，又一次的老兵退伍渐行渐近。张莹莹也要走了。几次电话，我都用叹息和欲言又止向她表示了内心的某种不舍得和不安。张莹莹好像也听出来些什么，也叹息，但都是一闪而过。有一次，她打电话让我帮她把所有电视新闻，包括新闻没有用上的，关于她的图像编辑出来，她想留个念想。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并连夜翻遍所有资料，给她编辑了一个5分零28秒的片子。第二天就托人转给了她。

晚上，张莹莹又打来电话，对我表示感谢。我笑笑。她说明天就要走了……我嗯了一声，泪水不要脸地流了出来。沉默了足有一分钟，张莹莹笑笑说：“杨，

我们俩可不可以定个约定？”我说：“当然可以啊！”张莹莹又笑了一声。声音很小，我却能从中听出一种和我一样的悲伤。她说：“十年后……我喜欢沙漠的夏天……某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再在这里见一面？”我咬了咬下嘴唇，大声对她说：“莹莹，我听你的！”

（2013年10月21日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你的内心有一片阔大的天空与亮光

某年初冬一个晚上，接到一个电话。一听，就知道是牛亚磊。他是河北籍战士。牛亚磊语气真诚地说：“杨哥，我还想回部队，有没有办法？”我说：“扯，你小子提前退伍几年了，还想回部队来，不可能！”牛亚磊叹了一口气又说：“杨哥，也不是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部队好，更想再回西北……玉门……看看。”听到这里，我也叹息一声说：“兄弟，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可没有这样的政策和先例，想回来看看，我随时欢迎。”

放下电话，眼前出现一个个子稍矮、脸膛方圆、语速很快，但富有幽默感的人的形象。我记得，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很多年前一个夏天傍晚，落日熔金，灿烂辉煌。我正骑着自行车从营区回家里吃饭，迎面看到一个穿大裤衩、上身挂着一件红背心的小伙子迎面走来。因为肚子饿，我把车子骑成了越野车，闪过去之后，脑袋猛然想到，刚才那个小伙子，应该是我们单位新分来的那名战士吧。

果不其然，在雷打不动的周五科务会上，我见到了牛亚磊。科里七八个干部，三四个战士。干部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战士大都是在文化活动和体育馆工作。在七零八落的“星星”当中，战士的“拐把”简章显得寥落。科长在讲话，我瞄了一眼牛亚磊。他跷着二郎腿，斜着脑袋，一副心不在焉